

片我是一

琼

瑶

全

集

4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04

我是一片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一片云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,7

ISBN 7-5354-2834-7

I. 我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7118 号

责任编辑:贺强 钟擎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策 划: 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

(电话:021-56320330 传真:56320317)

(电话:021-54039696 * 623 传真:54040152)

http: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 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8.25 字数:122 千字

版次:2004 年 7 月第一版 印次: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上海图书中心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写在2004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,长江文艺出版社,送来一个企划案,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,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,若干年来,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1989年起,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,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,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,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,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,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,在书店中,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,大小不一,五花八门,形形色色。其中,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,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,内容却荒诞不堪,真使我欲哭无泪,投诉无门。

因而,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,我不禁怀疑的问: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,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份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,(其实,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,在我家里,成语的运用,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,可能有些内地读者,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,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,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,“才尽于此,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,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,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,在我心里,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,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,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,只因为写得比较仓卒,没时间再去校对它,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,写了两句话: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,很多媒体访问我,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?我回答说: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,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?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,许多人心狠手辣,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,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,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,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,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,不成熟的,不食人间烟火的,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,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?因此,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,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,等于没有活过!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,好希望,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!那么,生命里才有奇迹,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,我把这套全集,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!

琼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第一章

五月的下午。

天空是一片澄净的蓝，太阳把那片蓝照射得明亮而耀眼。几片白云，在天际悠悠然的飘荡着，带着一份懒洋洋的、舒适的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意味，从天的这一边，一直飘往天的另一边。

宛露抬头看着天空，看着那几片云的飘荡与游移，她脚下不由自主的半走半跳着，心里洋溢着一种属于青春的、属于阳光的、属于天空般辽阔的喜悦。这喜悦的情绪是难以解释的，它像潮水般澎湃在她胸怀里。这种天气，这阳光，这云层，这初夏的微风……都让她欢欣，让她想笑，想跳，想唱歌。何况，今天又是一个特别喜悦的日子！

二十岁，过二十岁的生日，代表就是成人了！家里，父母一定会有一番准备，哥哥兆培准又要吃醋，嚷着说爸爸妈妈“重女轻男”！她不自禁的微笑了，把手里的书本抱紧了一些，快步的向家中“走”去。她的眼光仍然在云层上，脚步是半蹦半跳的。哥哥兆培总是说：“宛露最没样子！走没走相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！人家女孩子都文文静静的，只有宛露，长到二十岁，也像个大男孩！”



怎样呢？像男孩又怎样呢？宛露耸耸肩，一眼看到路边的一棵“金急雨”树，正垂着一串串黄色的花朵。金急雨！多么好的名字！那些垂挂的花朵，不正像一串串金色的雨珠吗？她跳起身子，想去摘那花朵，顺手一捞，抄到了一手的黄色花瓣，更多的花瓣就缤纷的飘坠下来了，洒了她一头一脸。多好！她又想笑，生命是多么喜悦而神奇呵！

握着花瓣，望着白云，她在金急雨树下伫立了片刻。二十岁！怎么眼睛一眨就二十岁了呢？总记得小时候，用胳膊抱着母亲的脖子，好奇的问：“妈妈，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

“玫瑰花心里长出来的呀！”母亲笑着说。

“哥哥呢？”

“哦，那是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！”

稍大一些，就知道自己不是玫瑰花心里长出来的，哥哥也不可能是苹果树上摘下来的。十岁，父亲揽着她，正式告诉她生命的来源，是一句最简单的话：“因为爸爸妈妈相爱，于是就有了哥哥和你！因为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老天就给了我们一儿一女！我们是个最幸福的家庭！”

最幸福的，真的！还能有比她这个家更幸福的家吗？她满足的、低低的叹息。手里握着那些花瓣，她又向前面走去。眼睛再一次从那些白云上掠过，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父亲曾经左手揽着她，右手揽着兆培，问：“兆培，宛露，告诉我，你们长大了的志愿是什么？你们将来希望做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要做一个汽车司机！”兆培大声说，他那时候最羨

慕开汽车的人。

“呃，”父亲惊愕得瞪大了眼睛，转向了她，“宛露，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！”五岁的她细声细气的说，“我要做一片云。”

“一片云？”父亲的眼睛张得更大了，“为什么要做一片云呢？”

“因为它好高呀！因为它又能飘又能走呀！”

父亲对母亲望着，半晌，才说：“慧中，咱们的两个孩子真有伟大的志愿呢！”

接着，他们就相视大笑了起来，笑得前俯后仰，笑得天摇地动。她和兆培，也跟着他们一起笑。虽然，并不懂他们为什么那样好笑。

看着云，想着儿时“宏愿”，她就又好笑起来了。一片云！怎会有这样的念头呢？童年的儿语真是莫名其妙！但是，真当一片云，又有什么不好？那么悠哉游哉，飘飘荡荡，无拘无束！真的，又有什么不好？她跳跃着穿过马路，往对面的街上冲去。

对面是个巷子口，一群孩子正在那儿玩皮球。刚好有一个球滚到了她的脚边，她毫不思索，对着那球就一脚踢了过去。球直飞了起来，孩子们叫着，嚷着，嘻笑着。她望着那球飞跃的弧度，心里的喜悦在扩大，扩大得几乎要满溢出来。忽然间，她发现有个年轻男人正从那巷子里走出来，她惊愕的张大了嘴，眼看着那球不偏不斜的正对着那男人的脑门落下去。她“哎呀”的叫了一声，飞快的冲过去，想抢接那个球，同时，



那男人也发现了这个从天而降的“意外”，出于本能，他想闪避那个球，不料球已经直落在头上，这重重的一击使他头晕眼花，眼冒金星，更不巧的是，宛露已像个火车头般直冲了过来，他的身子一滑，和她撞了个正着。顿时，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，就摔在马路当中了。而宛露手中的书本和花瓣，全撒了一地。

周围的孩子像是看到了一幕惊人的喜剧，立即爆发了一阵大笑和鼓掌声，宛露满脸尴尬的睁大了眼睛，瞪视着地上那个男人，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辆计程车飞驰而来，一声尖锐的急煞车声，一阵疯狂的喇叭声，那计程车及时煞住，在宛露惊魂未定的一瞬间，巷子里又驰来另一辆计程车，再一阵喇叭和急煞车声，两辆计程车成直角停在那儿，直角的前端，是躺在地上的陌生男人，和扎煞着双手的宛露。

“怎么了？撞车了吗？”人群纷纷从街边的小店里涌了过来，司机伸出头来又叫又骂，孩子们跳着脚嘻笑，再也没有遇到过比这一刹那间更混乱、更狼狈、更滑稽的局面，宛露的眼睛瞪得骨溜滚圆，心里却忍不住想笑。她弯腰去看那男人，腰还没弯下去，嘴边的笑就再也按捺不住，终于在唇边绽开了。她边笑边说：“你今天应该买爱国奖券，一定中奖！”

那年轻人从地上一跃而起，眼睛是恼怒的，两道浓眉在眉心虬结着，他恶狠狠的盯着宛露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谢谢你提醒我，中了奖是不是该分你一半呢？”

听语气不大妙，看他那神态就更不大妙，怎么这样凶呀！

那眼睛炯炯然的冒着火，那脸色硬帮帮的板着，那竖起的浓眉，和那宽宽的额，这男人有些面熟呢！一时间，她有点惶惑，而周围的汽车喇叭和人声已喧腾成了一片。她耸耸肩，今天心情太好，今天不能和人吵架。她蹲下身子，去捡拾地上的书本。没料到，那男人居然也很有风度的俯下身子帮她拾，她抬头凝望他，两人眼光一接触，她就又噗哧一声笑了，“别生气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就是为这种事而发明的成语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问，抱起书本，他们退到了人行道上，周围的人群散开了，计程车也开走了，他盯着她，“我可没想到，发明那成语的时候，已经有皮球了。”他继续盯着她，然后，他的脸再也绷不住，嘴唇一咧，他就也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，一面笑，一面说，“你知道吗？你引用的成语完全不恰当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既然你叫我去买爱国奖券，当然你认为我是运气太好，才会挨这一球的，那么，说什么天有不测风云呢！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她笑着，一面往前走，一面用脚踢着地上的碎石子，她觉得很好笑，整个事件都好笑，连这阳光和天气都好笑。她想着天上的云，想着自己是一片云，想着，想着，就又要笑。“因为……”她叽咕着，“你不会懂的。我说你也不懂。”

他惊奇的望着她，脸上有种奇异的、困惑的、感动的表情，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珠变得很柔和了，柔和而含着笑意。他说：

“你一直是这么爱笑的吗？”

“爱笑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我没说不好呀！”他扬起了眉毛。

她看了他一眼。“你一直是这么凶巴巴的吗？”她反问。

“我凶了吗？”他惊愕的。

“刚才你躺在地上的时候，凶得像个恶鬼，如果不是为了维持我的风度，我会踢你几脚。”

“嗨！”他叫，又好气又好笑，“看样子，你还‘脚下留情’了呢！”

她又笑了。他们停在下一个巷子口。

“把书给我！”她说，“我要转弯了。”

他紧紧的凝视她，望了望手里的书本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问。

她仰头看看天，俏皮的一笑：“我叫一片云。”

“一片云？”他怔了怔，靠在巷口的砖墙上，深思的、研判的打量着她。从她那被风吹乱的头发，到她那松着领口的衬衫，和她那条洗白了的牛仔裤，“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云吗？”

“可能是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一本正经的说，“我叫一阵风。天有不测风云的风。”

她愕然片刻，想起他忽然从巷口冒出来，还真像一阵风呢！她又想笑了。

“所以，”他仍然一本正经的说，“对我们而言，这两句成

语应该改一改，是不是？”

“改一改？”她不解的，“怎么改？”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偶然相遇。”他说，把手里的书往她怀中一放，“好了，再见！段宛露！”

段宛露！她大惊失色，站住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段宛露？”她问。

“或者，我有点未卜先知的本领。”他学她的样子耸耸肩，满不在乎的，“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只要我把人从上到下看一遍，我就会知道她的名字！”

“你胡扯！”她说，忽然有阵微微的不安，掠过了她的心中，与这不安同时而来的，还有一份不满，这男孩，或者他早就在注意她了，或者这“巧合”并不太“巧”！否则，他怎能知道她的名字！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偶然相遇！”他多么轻浮！他在吃她豆腐！这样一想，她就傲岸的一甩头，抱着自己的书本，头也不回的往自己家门口跑去。她家在巷子里的第三家，是一排两层砖造房子中的一栋，也是×大分配给父亲的宿舍。她按了门铃，忍不住又悄然对巷口看看，那年轻人仍然站在那儿，高大，挺拔。她忽然发现为什么觉得他眼熟的原因了，他长得像电影《女人四十一枝花》中的男主角！有那股帅劲，也有那股鲁莽，还有那股傲气！她心里有点儿混乱，就在神思不定的当儿，门开了。

她还没看清楚开门的是谁，身子就被一只强而有力的手一把拉进去了，迅速的，她的眼睛被蒙住了，一个男性的、温柔



的、兴奋的、喜悦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：“猜一猜，我是谁？”

她的心脏不由自主的狂跳了起来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心跳得这么厉害，她大大的喘了口气，突然而来的狂喜和欢乐涨满了她的胸怀，她哑着喉咙说：“不可能的！友岚，绝不可能是你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手一放开，她眼前一阵光明，在那灿烂的阳光下，她睁大了眼睛，一瞬也不瞬的望着面前那个高高个子的男人！顾友岚！童年的点点滴滴像风车般从她眼前旋转而过，那漂亮的大男孩，总喜欢用手蒙住她的眼睛，问一句：“猜一猜，我是谁？”

她会顺着嘴胡说：“你是猪八戒，你是小狗，你是螳螂，你是狐狸，你是黄鼠狼！”

“你是个小坏蛋！”他会对她笑着大叫一句，于是，她跑，他追。一次，她毫不留情的抓起一把沙，对他的眼睛抛过去，沙迷住了他的眼睛，他真的火了。抓住了她，他把她的身子倒扣在膝上，对着她的屁股一阵乱打，她咬住牙不肯叫疼，他打得更重了，然后，忽然间，她把她的身子翻过来，发现她那泪汪汪的眼睛，他用手臂一把把她抱在怀里，低低的在她耳边说：“小坏蛋！我会等你长大！”

那时候，她十岁，他十六。

他出国那年，她已经十六岁了。说真的，只因这世界里喜悦的事情太多，缤纷的色彩太多，她来不及的吸收，来不及的吞咽，来不及的领会和体验。四年来，很惭愧，她几乎没有想